

173
122
1

止齋稿
見嶽稿



高祖止齋君



君初稱正的號休庵又止齋或彫朽子其先甲斐
人系出自丹後守昌友天正中武田氏之敗闔族
死于難其僅存者或仕幕下淺野長政封甲斐
也君之祖忠左衛門君出仕為長政授祿五百石
父忠衛門君襲其祿從淺野氏移安藝君其第二
子也受學堀正意仕尾張侯幕府修寬永系圖
興其事幕府賞賜白金五十枚後辭仕而去二
本松侯丹羽光重待以師賓之禮授祿三百石負
享中終于其官廨

曾祖峴嶽君

諱昌鄉又作宗鄉一諱鴻字羽儀止齋君第二子也俗稱正政後改仲兵衛襲父祿仕丹羽氏後禮遇衰致仕而云丹羽氏怒錮仕籍君居江戸號東江散人又未醒翁姬路酒井隱庵客之授月飭養之沒年六十有四歲

祖考桂軒君

諱昌嶠字偉長俗稱本十郎後改次郎衛門峴

嶽君長子也初受學林整字先生在昌平學與韓人唱和後應聘本藩預國史編修沒年四十五歲

祖叔父外候君

諱昌城後昌賢稱甚十郎峴嶽君第二子也初仕酒井阿波守以病辭去來居水戸寶曆十年沒

考東湖君

諱昌德字子隣初名那須五郎後稱忠衛門桂

軒君長子也。亦為彰考館生員。天明三年沒年
五十八歲。

予家所藏止齋君以下遺稿。今錄為冊。略書
世次并卷首云。

不肖孫男昌秀識

止齋先生詩文稿

元旦二首

迎春不厭鬢絲加。正識喜心先在花。廢物隨時咸變
化。霏之夜雨作朝霞。

戲作

東風吹斷陰夜雨。紅日彩霞映萬戶。朝來屈指算行
年。洛書讀了加十數。

右二首載在文苑雜纂卷十八 寬文九年

見東廠山花

遠望白似雲埋樹，近看清如雪壓枝。多少宴聲歌吹裏，對花不醉懶言詩。

和高泉和尚見寄韻

遠寄詩篇代簡書，金聲玉振起頑愚。喜歡雲水禪心裏，記取江東一腐儒。

悼緝斐氏慈母

親園長鎖斷愁腸，一片白雲望帝鄉。西嶺無情藏落日，春風有恨拂空桑。北堂萱草未穿土，南苑梅花徒發芳。至孝從來感殊類，墓前須見白鳥翔。

石三首二本松成田強角傳借寫焉

幼科雜誌集序

一日告田一庵袖書來而告予曰：吾祖機庵考宗仙叔父長庵策庵，平素所用以經驗之諸方，散在羣書之中，不便採覽，而病行遠者之不能盡齎，於是乎鈔繹諸方而立部分門集為一卷，病論及九散等之方，有別為一冊，以卷帙重大也。使予命其名，且題其首。予見其書則簡而要切而明，無一病之不載，無一藥之不備，誠可謂善繼善述者也。名之曰幼科雜誌集。予與一庵相識尚矣，家業之暇時，相與講書論文。

言詩聯句也。冀他日顯揚之考有待矣。是以不能回
辭而序之。云。皆寬文三年癸卯復月日。休庵彫朽子。

呈高泉禪師。聊述奇遇歡心。休庵
每見清容愧不才。高風吹我寸心灰。東漸一語終成
讖。萬里山河得。來。

高泉和曰。多君胸次蘊奇才。大地鎔成一撮灰。三
聖誰言分鼎峙。須知無吝亦無來。

甲辰元日

正的

如箭流年不我延。點然鬢髮半皤然。知非知命何當
任。五十今朝愧聖賢。

哭亡母

休庵

親闈遠別白雲鄉。一旦萱枯空北堂。吟咏凱風思鞠

育傳計東武新愁腸印名雖愧無揚顯身體猶欣不
毀傷從此五更殘夢裏慙慙和淚欲牽裳

又悔久不歸省

江頭日、逐風塵微祿從來多誤身辜負年、歸省
志一生永愧姓陽人

高泉評觀此二作見孝子之親而言之功也讀之
令人心動

右四首文政六年二本松島友鷗寫贈之友鷗
即成田弥角告老致仕所自號也

和田性水詩集中抄出

和田性水信稱居石衛諱安清字他石致仕之後号
性實父至元係為執政食祿千六百石

贈休庵丈

居住江南我陸東暮雪春樹望無窮韶光不隔華夷地
一樣紅霞一樣風

歲時堂集卷九

己酉新歲休庵儒生賦試毫之佳作二篇遠自

武陵寄示東與欣然之餘叨廣芳韻

硯活冰融春意加新年先見筆頭花長生久視君何謝
願得武陵源上霞

除夕傍沅湘左雨元朝此地雪埋戶先天壽考無極春梅
曆石得萬春歡

和休庵儒生新歲試筆之芳韻

新年佳作興無涯
語帶煙霞筆力加
武野春風千里外
朶雲吹送發英華

同 壬子春

遠寄詩聲到草扉
鉉金憂玉發圓機
何時共見春宵夕
瞻戀星標神欲飛

博學多才富古今
文章錦繡耀儒林
滿庭蘭玉向榮日
長發芳華新歲吟

壬子春

壬戌孟春寄贈小見山昌休青年

遙想河南江上春
溫風和氣二程仁
居家元有儒林茂
時

葉文華日之新

漫和止齋老儒元旦雨後韻

朝霞千里負春暄
想像武陵桃李村
品物流形元日
雨東君餘澤滿乾坤

次韻正休詞丈元旦試毫新詩

春窗可惜寸陰遷
聰敏超人推子先
累世雅儒君獨
是詞林花發幾千年

甲子早春賦歸詩一章投休庵老儒兼寓旧

病新起之祝意

老大旧年聞不快
新春新起笑談開
武陵元有長生訣

一杯桃花浮壽盃

寄正休詞丈

老夫芳辰吟賞微恙居文藻古今稀晨昏定省無疏
慢奕葉才華輝重幃

廣蘭晚雅文成辰新春起筆之響

蘭晚鴻漸春休別

遠寄新書武野風無邊雲雷入詩中儒林遙想餘春
色筆下花開一朵紅

同 已巳年 元祿三

新歲詩城奪錦袍探花宴裏酌香醪高吟難和陽春
曲白雪撒珠輝北堂毫

庚午春製俚語一章投小見山正秋

元祿三此春性
水致仕字五歲

東風吹物雨霽暖遙寄酬章飯雁初啗詠富峰千
載雪家藏李氏方籤書多君博識最堪羨嗟我衰
殘思有餘講習日新潭有上文萃詩集播英譽

和休庵詞丈韻

小見山氏先生累年為予文盟之友自分袂于江武瞻望日
久矣乙卯季秋奉專使邂逅于江城相共懽悰之餘賦
九月十三夜之佳詩見師吟詠不措予亦攀芳枝以

備采覽

延寶三年九月

渭水江雲無限意不圖今夜語曾遊十年分袂武陵月再會

共歡東海頭

水口浮舟雲霧霽江城明月照神州潘郎長嘯度樓上此
會世人知也不

一紙佳篇卷又開雅遊効李堪吟孟月光雖不照與沽
美景良辰縮地來

送正的老儒早飯武陵惜別

軟談未盡早催歸一別人生再遇稀君去春光誰共賞
空山寂寞恨花飛

小見山儒生今春應主君寵石僑居于茲地
邂逅之交話舊談道且讀左氏傳勸善

講易及聖書于
君前亦見世中

諸生矣講未了請暇將歸于武陵遺憾之餘

賦巴徕之語預惜行色

講筵未暖促歸裝料知桃源花吐芳柳色留行情亂緒
鶯聲惜別淚沾裳五經滿腹能請誦諸史研精語審
詳三十年来交益淡多君教授我何忘

呈休菴詞兄書牘

昨者接光霽忻幸可不言數足下嚴程登馬在通國猶如
有所失如約明日早祈貴臨傳具驢儀用申芹意覓存焉
感副以祖道之野詩効陽關之曲餘期面罄耳不既

呈小見山正政丈

三微

多福

且賦

悉

又

字

宣澤起居

過歲首之賀

又銘答不

的

里

峴嶽先生詩文稿

詩

春宮曲

深夜宴歸眠未央
羊車何處引君王
明朝又有賞花
詔剛被阿監催曉粧

失題

初日淑光望自通
御溝水解碧波濃
東風萬里東公
澤好是梅開和氣中

甲辰元旦
自臘初臥病

藥餌關心豪氣摧
湖流落歲華回
病春曙雨聲
斷還詩
璫為雪來

聽角思歸

單于寒角徹邊城
征客偏生故國情
却怪夜深夢難
就何人吹作斷腸聲

次朝鮮耕牧子姜公韻

軒昂毫氣入新詩
愧我老來雙髻絲
君去雲山唯寂
如何好會更難期

呈朝鮮青泉中學士

百世鄰交禮教嘉
雲山冠佩遠辭家
才名總入龍頭

選今日初筵觀國華

次朝鮮嘯軒成公韻

神洲仙島眼應青
彩鷁凌波九萬溟
相遇將為奇字
問吳鄉難遇子雲亭

次朝鮮菊溪張公

衣冠濟濟是初筵
文采風流脫俗仙
春蚓秋蛇驚四
座賴君欲寄薛濤牋

中秋

芭蕉葉上滴秋寒
昨雨連朝露未乾
待月遂憐暮鐘
響飽樽祝霽立欄干

中秋得清字

瓊闌玉檻滿筵晴，斜影夜深樓似傾。
何處月光堪絕賞，芭蕉葉上寫詩清。

中秋遇雨

予余今宵難遇晴，姮娥亦識惱閨情。
朱闌雲霧梅腰暗，唯有松聲添雨清。

自號未醒翁

物我相忘雙眼青，陶然心地晚開扃。
雪花風月三杯酒，六十年來猶未醒。

奉賀新廈

卜舍新窓日色新，庭梅發得先知春。
從斯來賀燕兼雀，堂上歡娛相與親。

歲旦

才名未稱愧前賢，散秩閑官獨自憐。
應被春風笑無狀，唔咿聲裏又新年。

又

江東襦散一儒衣，書劍誤身心事違。
詩酒生涯猶故態，春風四十九年非。

探梅

村北村南逸覓來，芒鞋不厭印蒼苔。
槎牙新骨暗香

報停杖闌看雪裏梅

菊契千秋

今和氏弄詩王原任寫贈

露重東籬香一堆
南山壽色入眸來
煠葦石斷長生術
黃白閒花自自裁

呈朝鮮姜公成公張公三進士

綺筵軒冕客
西地太平風
故國飛鴻北
晴曦征鷁東
燃犀窮海物
持石問天工
談笑發豪氣
文光萬丈虹

漁潭值雨

村暗漁唱斷
歸路欲從流
滴急未收網
篙橫已繫舟
漫波見渚沒
連霧柳塘幽
向晚前山西
風聲來上頭

恭奉次雲峰先生雪韻

秦嶺凍雲難認家
瓊瑤堆裏一江斜
疎簾迷見三三
徑項刻須疑七七
花庭際向梅將護
竹爐邊無酒惟
煎茶
翰林壓倒剡溪興
堪恨夜來違物華

和藤溫信烈女詩

主女英名侍婢忠，雪霜凜冽微蒼穹。平生無羨三千寵，蕃地全抽一寸衷。膽氣由來金革事，義聲却得膽脂中。報讐不就誓同死，日沒西方月出東。

白鷹

鴻鵠銷魂燕雀微，滿身猛氣自巍巍。雪毛遠浴銀河潔，雲翰高摩月窟歸。臂上調馴齊玉潤，羽中搏擊是霜威。飽飢有節何神速，怒目星光萬里飛。

奉次快雪堂先生春日偶作韻

酒伴詩徒分外親，却憐流落海東濱。鶯歌日永杏花

雨鷗夢風微，楊柳春葦子。惟中無曲學，田文門下志。高賓論經議史絕塵事，雄辯驚人自有因。

失題

鵲領，止修竹兮仰朝陽。載鳴載動爰遂福，殃所瞻所依。不是尋常嗚呼人，而謀猷不長不如斯鳥之臧。丙午晚春望日。

文

失題

□ 平都下戶口浸減京師大坂富商之金不稱貸於世是以米價下賤不便于穀祿家自百石二百石之士臻萬石之公侯無以不為憂也方今縣官下新鑄錢令省以騰貴米價以欲便于穀祿家也私想貨寡則米價賤貨多則米價貴都下米價定于十六駟家而各家米商稟之為價準焉不是米駟妄意肯定價而成於然非止米價也諸物咸然前是一方金得錢一千五十以米三升易百錢則一千五十元

易三斗一升五合新錢行于世則一方金得錢一千二百以易米則宜易米三斗六升如此則無故米價頓減自米賈到各家米商莫不破產矣者一方金之所得衍百五十為益八分之一益錢八分之一則米價亦益八分之一而貨與物為兩兩相當矣謂價成於自然者是也今膏以茶謂之諸路各場所出之茶概之壹歲億萬斤而天下之人家易茶之金亦概之一歲率十萬金則一團金易茶百斤若夫資乏產窮歲率減其半為五萬金則一團金易茶二百斤若夫產富資饒歲率倍常數以為貳十萬金則一團金易

茶五十斤其故何也諸路歲率所出之茶有額限而易之之金減其半則茶亦餘常數之半其不售之餘茶豈委積于原野以為朽腐乎不減其價而可乎哉易之之金倍常數則各場所出之茶有額限而不足也不倍其價而可乎哉此乃貨寡則物賤貨多則物貴之左驗也夫物貴則不便于穀祿家物賤則不便于工商唯米價之貴以便于穀祿家漢武設均輸宣帝立常平雖似創于此實前代聖人有此心有此名豈孔歌之所能創哉故有志於聖人之治者不可不本于聖人之心亦不可不推於聖人之政本于聖人

之心而不推往聖人之政謂之徒善推往聖人之政
不本聖人之心謂之徒法徒法徒善者民不被其澤
故曰有閔睢麟趾之意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元祿
丙午之夏峴嶽未醒翁

儼塾集序

窮達者所遇之時也故觀人者不觀乎斯而觀乎志
之所存也若夫志也者不為富貴淫不為貧賤移不
為威武屈是以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
辯良平失其智故身雖窮道固亨者志之謂也孟子
曰尚志也何謂志乎伊尹之所謂堯舜是君民者也

雖達在上而志不在濟物則小人之器也雖窮在下
而志在濟物則君子之器也君子也小人也觀志之
所存如何而已乃至志在功名富貴者則何足為志
乎森尚諱子資稟朴實少受學于福住如松子如松
子之教人也云淳華就質實使學者之志專在濟物
故習與性成尚諱子之志亦一在濟物也既長而襲
箕裘業衛生為宗室水戶公醫官兼常陽州學教
授其為醫以施方則志不在功名富貴而志在濟物
其為師以授業則使學者不志于功名富貴而志于
濟物雖不幸而不當澤國澤民之任然醫國之術化

人之教具澤之所被者亦不為不多矣術之所施教之所授事務紛擾為勞雖至勉焉不倦而盡餘力者濟物之志以便然也且好賦詩屬文具平日之所作累數千萬言采而輯之名曰儼塾集文也詩也止于適情述志而已不敢求奇呈巧以驚人之耳目也况有風月流連思富貴津津之態乎言之句句云浮華就朴實具素志之所富者於斯亦可見也古人云詩言志又有謂曰文貴道嗚呼觀具詩則可以知具人也觀具文則可以知具學也後之觀斯集者可以觀尚謙子之志之大與學之實也雖然尚謙子之志乃

如松子之志也尚謙子之學乃如松子之學也予與尚謙子為交也久矣如松子亦舊相識也故喜如松子之取友之端愛尚謙子之不倍師於是乎叙以冠具首云寶永丙戌林鐘之月峴嶽小見山宗鄉代人識

與琉球屋良里之子免狀 代并上因碩作

庚寅之冬琉球國屋良里之子從王子而來在于江府薩摩侯羽林台貴之第薩摩侯受官命與屋良里國屋良里者三島子對國手本因坊予在傍觀之且以定具手品蓋因中山王之請也予許之以對國手者

二君子爲觀具下子資稟不庸工夫有素積以歲月而更積力久則具進也豈可量哉惜乎接過日淺離別期近而教誨之不數矣雖然畧之爲方原陰陽變化之理治國治人之方盡存於此具要在于方寸之間而已歸帆之後勉焉不急專心致志則雖隔千里猶咫尺斯道在已豈求外寶永七年庚寅抄冬之日日本大國手井上因碩呈示琉球國屋良里之子一篇成田弼角傳借

送梁田阮岩之明石序

士之處世也有幸之不幸有不幸之幸未可以一定

論之也阮岩梁田子者東都一俊士也阜瑩不羈困厄于閭里有年于茲今茲除明石戾源君之文學典郡教授一日謂予曰發軔有日請送之以言予曰吾焉當仁者之任略談以幸與不幸之語許巢隱子箕水益清夷齊飢兮首陽彌高是山水之資于人者也其人則不幸也山水則可謂幸也稚川之爲令以勾漏之丹季鷹之託歸以松江之鱸是人之資于山水者也山水則幸也其人亦可謂幸也斯知山水非人則無顯具神秀之名人非山水則無適具從容之樂也人與山水相爲輕重者也蓋士不遇明主且長辭

邦陋壤之中不能得遊山水之勝而條暢抱負之湮
鬱者不幸之又不幸也梁田子遇若斯之明主得若
斯之山水者晚達之使然也豈可不謂不幸之幸乎
坡老亦以早得為不幸有以哉予其勉旃往到爾邦
夙夜無懈致君澤民又以暇日氣感神契予名浦之
境屬文賦詩以雄觀于烟波沉吟于風月使名浦之
勝顯于天下則豈啻一邦君民之幸哉而山水之幸
也山水之勝因子以顯于天下則非特一邦君民山
水之幸乃天下之幸也予秉談柄者止于此而已已
亥首夏日峴嶽昌鄉謹稿

東都夢談

丙午之夏移居江城之東市第屋二三間竹檐土牆
僅以容膝夜窓寂々隱几而臥夢影伯謂形伯曰子
齡已十二三讀書志學寢長勵精刻苦夜々以人定
而寢如此者向三十年博涉群書史子百家殆數萬
卷見人之所未見讀人之所未讀講經則剖析天人
窮理則研覃毫釐然行年過六十衣則褐布食則藜
藿函丈之室明滅之燈監門之養子猶耻焉為子之
影者不亦難乎與子同學厚祿豐秩遭遇受寵者歷
々于公侯之國子獨猶介以骯髒于世乎形伯曰噫

予過笑今夫得志之士襲纖美飽耳晚意氣揚以
耀閭里之榮於是奔走于高門伺候于懸薄威之馬
汲之馬或渾沌有尸位之譏或倭僂得巧宦之目所
其得孰與所具喪子不見夫女蘿乎覃施于松柏則
上于雲霄出于重嶽之巔及至暴風拔木迅雨崩山
則與松柏僵矣彼因人成事者曷足議乎余也立於
道義之門遊詩書之林不收不求無爭無競優遊自
在以卒歲子亦與余從事於斯不亦樂乎相如之四
辟終以貴顯陳平之席門后宰天下一遇知己則豈
終否乎縱子不欲而焉能去此就彼乎有命有時請

子安焉影伯持論執拗質于天君天君不直影伯欲
屈之而頷形伯影伯如之談論漏移已寤則夜將參
半滅燈擁衾二伯竊冥唯報檐雨之點耳

彭叟碑銘

先生姓源氏井上蓋舅母家也諱敬中字伯庸号彭
叟曰宗閔以行于俗以明曆二年丙申八月五日生
于土佐國高知具先出甲陽新羅義光男盛義下
義具子孫改大内稱竹内高祖敬典仕于土佐
慶長中戰死於豐後曾祖敬和慶長年中戰死
於土州祖敬修為慶士萬治三年卒於土州考敬明

寶永三年以病卒於土州先生未弱冠于江府志
進官以醫為業實維寬文十一年辛亥之春也元祿
十年丁丑仕于豫州松山移家於松山同十六
年歸于江府辭俸祿享保二年為我侯之侍醫同十
三年戊申三月二日病沒于櫻田官廨年七十有
三葬於三田大信寺取佐々木之女而有男曰敬
治業儒乃先生之生性謹恪精確暇官事夙夜
不懈篤儒術有些休暇則讀書不倦祭祀用禮
祠堂歲時享薦一據文公家禮動作一循
儒風每教敬治從儒切嗚呼先生何遽世之

連

喪良友也多矣先生者良友之尤良也天

何奪我之良友也不勝慷慨悲咽之至遂作銘曰

於戲敬中忱兮惚兮斯霄漢器與巨擘齊通

墳典才局乃圭臬鳳步規大鵬翼低美玉投鵲

利又割鷄寵極天子哀望霓戲敬中涕泗

悽々

戊申之抄春峴嶽未醒翁拭淚揮毫

奉國子先生書

鯁生昌鄉浣手簪穎百拜上書國子先生之翰史生
本箕裘寒儒辱遊于先生之門三十餘年于斯眷遇

之厚與先輩同恩親近之隆與左右比昵以是以生
之不才毋羽侯一加俸秩且廣交達官普接學徒所
望過實咸稱先生門下棲尊者也伏以一皆先生
餘光之所照也感佩銘骨饒粉之壺之匪所上報
也去冬有罪奪祿銅于天下之諸侯二罹火災家資
靡孑遺矣流離困厄且不慮夕先生嚴譴曰汝何得
罪于毋羽侯不愛子孫乎然尚每憐飢寒為生百計
以欲脫銅嗚呼江漢之深秦華之高不足比渥恩也
生謀毋羽侯執事者議生云所以銅于諸侯欲使復
仕或云減俸使復仕或云復仕生之男勒生致仕又

以國法減祿秩儻如斯二議則在生則貽笑于親知
朋友在男則受不潔之祿而幽父以立具身在生在
男共受汚名于一國生熟察事勢如此也不請復仕
則死溝壑請復仕則受汚名生之進退維谷矣生無
似雖不若郭有道又如樂氏於晉也生之微志寧
死溝壑不受汚名皇天后土所誠鑒也雖然惟恐先
生憐生之飢寒以不請復仕為剛愎不愛子孫也生
豈狂悖不慮子孫者哉伏冀生死肉骨一仰先生海
涵之仁耳頓首頓首誠恐誠恐謹言

今日天幸得接懿範暢平素之鬱敬問貴國陽春
才以雅義予_子以詩賦予_子以博宏予_子未該通者予
我邦理學文詞該博天下之宗師我整字先生一人
而已貴國為學者之泰斗者為誰公乎願聞姓字
退溪李公之後有顯者乎世次如何
大明史既成而行于世想播傳于貴國先生得見之
予奉勅_子撰者何人也予
石四條伏乞先生之誨示小宮山鴻再拜

江戶賦序

江城之爽塏也者天下之神區古今之盛富也山岳

紆鬱乎其中河海融會乎其外王侯濟美工商結業
戩五都之往圖歷二京于前史實維祖宗德澤之深
累熙重洽者斯之由也僕世家于江城少壯有志賦
其事才劣識陋箝口而輟焉男昌嶠作江城賦二千
餘言僕讀之而嘆賞喜而不寐或謂僕曰江城士人
之都會鉅儒挺生文人秀發焉知有張左之搆思而
莫探龍額獲其珠者乎豈是拾鱗甲之為乎哉不謂
見福時之癖於今日矣僕曰夫首事倡義者人之所
難而前脩之所興也呂秦之亡濫觴於張楚新莽之
誅權輿於翟義夫二子之事雖果不成高祖之入函

閔光武之入漸臺者皆由二子之有事倡義也。鍾昌
嶠者有二京三都之塞妙是亦昌嶠之有事倡義也。
且不云哉。孝也者善繼人之志。昌嶠之賦一就而有
繼志倡義之二美。僕何得無喜而不寐哉。體制之高
下韻律之工拙僕不敢妄議也。

祭酒林先生八十壽序并詩

五福惟叙三尊斯達。豈徒然乎哉。堯舜文武保壽百
有餘年。或九十有餘年者。所以大德之必得也。若夫
常人壽而有可尚焉者。有不可尚者。老疾昏悞者不
足尚焉。無才名者不足尚焉。無福祿者不足尚焉。無

子孫者不足尚焉。伏以先生資質強健。精爽不亂。奉
侍于大城。于今無虛月矣。三世專儒宗之美。五朝掌
翰墨之職。天下之學者莫不崇尊焉。外國之來聘也。
朝鮮流虬之使客。問答唱和。數仰具清風。盛名遠播
于海外矣。恩遇隆渥。官祿卓越于父祖矣。賢子令孫
蟄繩之。本支之昌。深具根固莖帶也。嗚呼。世之可
尚焉者。秉并全備。惟我祭酒林先生乎。先生生于
一之年。去今茲享保癸卯也。八十年于斯。先生鍾山
嶽之精。仰星斗之望。該貫故事。練達朝章。奉已節儉。
與人忠愛。故公侯寬具禮教。相待忘其權力。先生不

享茅土之封不當專城之任以故雖未足展其驥足
然以先生之蔭門生之同升諸公及任用于諸侯之
國者以百數則其寧令惠澤茅土專城者之所不可
企及也所謂有非常之人而建非常之功是以兼并
全備世之可尚焉而保非常之祐豈有尚於先生者
乎春之仲日之三令嗣快堂先生開賀筵周令門生
作詩奉南山之祝僕亦猷一律表寸忱于萬一不敢
愧燕石之混荆璞犬皮之補狐裘云爾
豐頰龐眉風骨奇仙姿鍾秀晚九姿五朝元老人中
傑三世名家天下師對策輟生還晚暮錫茅尚父可

先期滿堂賓客歌天保好是春風勸醉時

流霞唱和集序

予好讀書好交好遊生平所願者三讀盡天下之好
書識盡天下之好人見盡天下之好山水以竊比古
之趙生矣夫見盡天下之好山水者非車轍馬跡徧
于天下者則不可能焉然名區勝地無處而不有之
則求諸其通則其遠者亦可漸致焉目雖不見之而
耳聞之則可知其梗槩天下之好書也者東閣藏家
雖有不能目擊之者苟結閱平帙涉獵一策則具於
願也得十一於千百天下之好人也者雖未盡通刺

以聲歡於觴豆之間興起于詞章之雅風陶鑄于談
論之錯餘者不為不多焉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則不
枉了一生也而况非緣本而來魚者乎官醫知御藥
園事雲湖堂本元高自乃祖乃父三撰流霞唱和集
束序於予予顧其為書或長篇之或短句之有正律
有變體幸而不離于實博而初失于濫字盡而句愈
新韻窮而意益暢譬如鄧林之材伐之而無盡譬如
江漢之水決之而不涸古人云和韻惡人詩以坡公
之雄才且復窮于而字則和韻之難具可知也如斯
集也一韻數十首而不拘束於聲律者幾希此之不

謂好書而可哉其唱酬之諸彥咸一世之知名則此
之不謂好人而可乎哉名區勝地入于吟詠者不少
則好山水亦宛然如在目也一舉而三顧得焉我安
得不題於其首乎嗚呼使季仁生子今之世則必曰
不負所願也峴嶽宗鄉稿

杉田村藥師佛中興緣起

奥之州安達之郡杉田之村藥師佛者土人傳說在村中
溫石山也歷世久遠遺址不存故不知經營于何人之手權與
于何帝之時徒認老松長杉翳蔽于岑頭之間為藥
師佛蘭若之舊跡土人天心者舊希世之志而興百代
之廢終再造之功嗚呼噫嘻偉哉能使藥師佛又
昭乎乎奥羽者天心之力也天心旧名太郎左衛門家世農
漁素慕佛教性好淳厚信鬼神春秋收之暇奉承
之也有年于斯延寶十巳之年正月二日夜太郎左衛門夢
見佛堂不離木彩東西南北可歷視之者倍所謂罽

正面者也自是臻二月十五日馬夜無不夢之無不同太郎左衛門心異之告家屬曰夢寐之間雖難信夜之刻如此者亦不奇哉我聞溫石山中古昔有藥師佛之堂也方今所夢者果非藥師佛之堂哉疑藥師佛欲使我作興之業乎我雖不敏能任其事矣既辭家屬行山中而齋戒七日不食不飲以誓拜禱禱體當是時禱樂徹天奇香滿地彷彿見諸佛現於峯頭忽然如去人世而入天堂也太郎左衛門感喜徹骨涕泗交面以為山中木有禱體之在則焉得諸佛現於此懼埋沒山中者矣乃告邑人而共到當時所詔記之地而掘之

入地之深鉅爾有聲出古劍一鐔只及錢若干焉錢爰者大觀通寶也或有半輪殘月者或有一片上殘者碎落敗壞全者幾希劍亦鋒光沈滅都復撲色唯鐔口依然太即左衛門徧恨不得禱體竊念郡神八幡而托言拜禱體再往山中之深澗而求之是依八幡之神教也堀洞之深又出大觀通寶若干焉其下得禱體人金色如新光耀奪目邑人驚焉走矣太即左衛門拜手執首賴持之歸家而後濯濯禱體盡去泥土之污穢新構堂於峯上以安置禱體應所夢矣實維四月六日也於是乎太即左衛門弄產業為僧号

天心遂往山中居佛并汲樵之勞不膺香火之勤無盡
尔来靈感日新禱請響應劇郡之人無貴無賤無
老無少偃仰提攜無不來往于此與羽二州之行旅出于
此道者又無不假步於此也其奉佛之金帛珠玉天心
以不為已有而一供藥師佛土木器用之費矣原夫山
中所出之三物者當何世藏之乎不可得考也劍及鯨口
無銘刻之存集代大觀通寶錢亦中華之錢而非奉
邦之錢也且埋沒歷久而一遇天心同佛又得顯于世
抑并定之有數乎以浮屠論之則又感格之妙乎
惜哉載藉不傳而淵源不可得聞之也山也當云

松城之西南相違一里許以出溫石得名焉溫石者藥
石也燒之而溫人之支體則能治病故世以為珍也後以
藥師佛出於此土人遂知為藥師佛之靈也嗚乎噫
嘻藥師佛中興之跡天心草創之功可太怪之而雖
以吾儒難論之吾儕小子焉識佛也果是果非哉
依吾丹羽主君家臣大谷信之和田安清淺尾信興大
谷信道勝本宣清等請述其終始為之記以待具
眼君子之評云爾

貞享三歲舍丙寅仲夏穀旦

小見山正休行年廿二撰

温石ハ他州ヨリ出ル焼石トハ殊ニテ大ニ焼テモ焰氣
極烈ナラス温リヤワカミシテ久敷サヌス積痛腹痛
ナトスルモノ小風客熱様ノモノニ二重六三重包ニ當リ
善シ沙粒エソルハ追テ首スベシ

大谷信之^{三平}和田安清外記云、而付其子孫ニ代
名職相承ト云々云々云々
浅尾信興^{三平}是モ名職モ和田安清外記云々
安清^{三平}而付其子孫ニ代
勝中^{三平}而付其子孫ニ代
而付其子孫ニ代

和田安清外記云々

